

金刚经解疑六讲

○持经功德分第十五

“须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初日分以恒河沙等身布施，中日分复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后日分亦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如是无量百千万亿劫以身布施；若复有人，闻此经典，信心不逆，其福胜彼，何况书写、受持、读诵、为人解说。

“须菩提！以要言之，是经有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边功德。如来为发大乘者说，为发最上乘者说。若有人能受持读诵，广为人说，如来悉知是人，悉见是人，皆成就不可量、不可称、无有边、不可思议功德，如是人等，则为荷担如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须菩提！若乐小法者，著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则于此经，不能听受读诵、为人解说。

“须菩提！在在处处，若有此经，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所应供养；当知此处，则为是塔，皆应恭敬，作礼围绕，以诸华香而散其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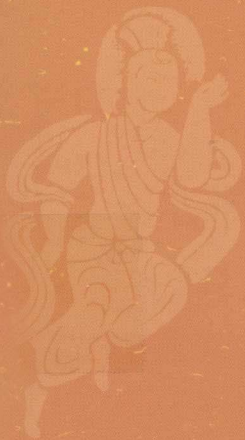
○能净业障分第十六

“复次，须菩提！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读诵此经，若为人轻贱，是人先世罪业，应堕恶道，以今世人轻贱故，先世罪业则为消灭，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须菩提！我念过去无量阿僧祇劫，于然灯佛前，得值八百四千万亿那由他诸佛，悉皆供养承事，无空过者；若复有人，于后末世，能受持读诵此经，所得功德，于我所供养诸佛功德，百分不及一，千万亿分，乃至算数譬喻所不能及。

“须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于后末世，有受持读诵此经，所得功德，我若具说者，或有人闻，心则狂乱，狐疑不信。须菩提！当知是经义不可思议，果报亦不可思议。”

顾伟康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金刚经解疑六讲

○持经功德分第十五

“须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初日分以恒河沙等身布施，中日分复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后日分亦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如是九量百千万亿劫以身布施；若复有人，闻此经典，信心不逆，其福胜彼，何况书写、受持、读诵、为人解说。

“须菩提！以要言之，是经有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边功德。如来为发大乘者说，为发最上乘者说。若有人能受持读诵，广为人说，如来悉知是人，悉见是人，皆成就不可量、不可称、无无边、不可思议功德，如是人等，则为荷担如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须菩提！若乐小法者，著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则于此经，不能听受读诵、为人解说。

“须菩提！在在处处，若有此经，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所应供养；当知此处，则为是塔，皆应恭敬，作礼围绕，以诸华香而散其处。

○能净业障分第十六

“复次，须菩提！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读诵此经，若为人轻贱，是人先世罪业，应堕恶道，以今世人轻贱故，先世罪业则为消灭，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须菩提！我念过去无量阿僧祇劫，于然灯佛前，得值八百四千万亿那由他诸佛，悉皆供养承事，无空过者；若复有人，于后末世，能受持读诵此经，所得功德，于我所供养诸佛功德，百分不及一，千万亿分、乃至算数譬喻所不能及。

“须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于后末世，有受持读诵此经，所得功德，我若具说者，或有人闻，心则狂乱，狐疑不信。须菩提！当知是经义不可思议，果报亦不可思议。”



顾伟康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刚经解疑六讲/顾伟康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5
ISBN 978-7-5325-5797-4
I. ①金… II. ①顾… III. ①佛经②金刚经—研究
IV. ①B94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13564 号

金刚经解疑六讲

顾伟康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11 插页 2 字数 163,000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300

ISBN 978—7—5325—5797—4

B·715 定价: 2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序

大约有整整二年时间,由于工作关系,我整天面对的就是近百种《金刚经》的注疏和相关材料,结果就有了要写一本《金刚经》论书的念头。

《金刚经》可是妇孺皆知,拥有极其广大的读者群。古往今来高僧大德的注疏更是号称八百家之多,我为什么还要再写一本呢?就不怕画蛇添足吗?

佛经难读,借用李太白的话,“难于上青天”。正如隋代大翻译家彦琮所说:“一圣才亡,法门即减。千年已远,人心转伪……凡圣殊伦,东西隔域。难之又难,论莫能尽。”从印度到中国,经千年流变,传统文化的不同,思维方式的隔阂,语言表达的不一,加上时地情势的变迁,要读懂佛经,也真的是“难之又难”。于是乎,种种注疏诠论就成了帮助我们理解佛法的重要工具。

读了那么多《金刚经》注疏,两个显著的特点引起我的注意和思索:

一是宗教的立场。广义而言,宗教的“信”虽然以自觉为前提,但一定带有强制的成分——对教义无条件的接受和对他教和非教必然的排斥。此乃所有宗教非理性本质的渊源之一。

具体落实到佛教,虽然在梁启超先生所说的(佛教是)“智信”层面上,佛教是非常的理性,同时具有相当的宽容度和包容性。但民俗层面上,无可避免的“迷信”,决定了佛教弘法的两个面——一方面是大德们的真挚和热情所带来的强大感染力,另一方面,也常常因此而让他们作些超越理性和常识的理解和宣传。

二是传统的方法。中国佛教经典的注疏,虽然有义疏和文疏两种,但总体风格还是受孔夫子“述而不作”文化模式的深深影响——古代

中国人的学问很少有大部头的、有自身逻辑体系的著作。人们往往是在前人的作品中,用注解的方式发挥自己的见解。千年的传统,令哪怕是方外的僧人,也跳不出这个文化氛围。僧人们的作品必不可免地具有浓厚的“汉学”气息——辨字义、讲句逗、释名相,一句一句地解释,一段一段地疏通,往往容易重局部而轻整体,易复制而难融会。

作为一个佛教学者,在信仰上,我当然是个佛教徒,但是在从事研究的时候,我一直提醒自己:宗教研究,可以有两种立场,一种是站在“里面”,其优点是你有护教的激情,你会有真实的体验,但同时,你也必然地被经验和情感所束缚;另一种是站在“外面”,你很可能达不到悟道的高度和境界,但你可以有更全面的视野和更敏锐的目光。

数十年来,从中国到美国到新加坡,面对不同的课题,我的角色就一直在转换,一会儿“里面”,一会儿“外面”,但当着手这本《金刚经解疑六讲》时,我毫不犹豫地站在了“外面”。

严格来说,本书不能算一本研究著作,我所做的,仅仅是将前人的东西作一梳理,尽量用通俗的语言把问题讲清楚而已。

所以,我不可能再跟在前人的后面,再逐字逐句地去解释,《金刚经》中这一句该怎么理解,那一段说的是什么意思。我是希望在更广阔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视野下,为读者提供一种总体观察、了解《金刚经》的图式。

更重要的是,因为被重视、被重点研究,结果《金刚经》经过千年流传,反而留下了许许多多的谜团和疑点。可以这样说,如果不知道这些问题的来龙去脉,想要真正理解《金刚经》,可以说入门也难。

我给自己的任务就是在对《金刚经》作宏观扫描的基础上,将这些问题辑录出来,一一解析,力求学术性和趣味性兼具,为读者进入《金刚经》宝库提供一把入门的钥匙。

顾伟康

2010年夏于新加坡佛学院

目 录

序	1
第一讲 《金刚经》之源头及渊源	1
第二讲 《金刚经》的中文译本	5
第一节 帝王护法——《金刚经》六译之传奇	5
一、前秦苻坚、后秦姚兴之于罗什译本	5
二、元魏宣武帝之于流支译本	7
三、陈梁安太守王方奢之于真谛译本	9
四、隋文帝、炀帝之于笈多译本	10
五、唐太宗之于玄奘译本	12
六、则天帝之于义净译本	15
第二节 《金刚经》到底被翻译了几次?	17
一、传统的“六译”说	17
二、菩提流支到底翻译了几次《金刚经》?	19
三、笈多是否重新修改过自己翻译的《金刚经》?	20
四、玄奘二译《金刚经》	22
五、可有八卷本的《金刚经》?	24
第三节 为何鸠摩罗什译本流传最广?	27
一、宗教立场的解释	28
二、翻译境界的解释	30
三、版本不同的解释	33
附：“版本不同说”的一个特例	38

第三讲 《金刚经》之科分	43
第一节 “七义”、“十八住处”	44
第二节 “十二分”	46
第三节 “六章”、“三门”、“三段”和“三章”	48
第四节 “二十七疑”	52
第五节 昭明太子之“三十二分”	55
第四讲 读《金刚经》者须知	61
第一节 关于“弥勒菩萨偈颂”	61
第二节 “四句偈”何所指?	73
一、“一切有为法”	74
二、“雪山四句”	76
三、“成就一义”和“显道”	77
四、“善吉问,佛祖答”	78
五、“最少”	79
六、“一切皆是”	81
七、“全部不是”	84
第三节 《金刚经》两周说	85
一、吉藏释“两周”	87
(一) 前说实智(实慧),后说方便智(善权)	87
(二) 前为利根说,后为钝根说	88
(三) 前说尽(净)缘,后说尽观	88
(四) 前周成发心,后周混发心	90
(五) 为前会众广说,为后会众略说	90
二、江味农释“两周”	91
总说:前说约境明无住,后说约心明无住	91
(一) 前周为将发大心修行者说,后周为已发大心修行 者说	92
(二) 前周破粗执,后周破细执	93
(三) 前周离相,后周离念	94
(四) 前周说“二边不著”,后周说不著“二边不著”	95

(五) 前周一切皆非,后周一切皆是	95
附:“应云何住”和“云何应住”	97
第五讲 关于《金刚经》注疏的几个疑点	102
第一节 傅大士可曾写颂?	102
第二节 《金刚仙论》肯定是华人所撰	108
第三节 关于六祖慧能的《金刚经》注	113
第四节 “冥世偈”的真相	123
第六讲 略说《金刚经》论注之历史沿革	133
第一节 烦琐的古印度经论	133
第二节 第一本中国式的注释	135
第三节 集大成之吉藏《金刚般若疏》	138
第四节 《金刚经》结构分析之滥觞	141
第五节 禅入《金刚》	143
第六节 儒佛携手	147
后记	154
附录:《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	159

第一讲 《金刚经》之源头及渊源

《金刚经》不是一部佛陀单独说出的佛经,而是《大般若经》中的一部分。以唐玄奘(602—664)翻译的《大般若经》来说,《金刚经》就是其第九会《能断金刚分》(按卷数分的话,就是第五百七十七卷)的“单行本”。为什么《大般若经》的一“分”能单独辑出流传,而影响反而大大地超过其“母体”呢?

《大般若经》全称《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其品目颇为特别,有“会”、“品”、“卷”、“分”四种不同的目录单位:全经共分为十六会,六百卷。前六会计五百七十三卷,又分为二百六十五品;后十会二十七卷,每会一分。每会的篇幅大小不同,其计算单位为“颂”。“颂”又称“伽陀”、“偈颂”,是佛经文体的一种——最简单的说法,就是四句为一“颂”,有点儿像中国的诗歌。

越说越糊涂,还是列表清楚:

初会	132 600 颂	七十九品	四百卷
二会	25 000 颂	八十五品	七十八卷
三会	18 000 颂	三十一品	五十九卷
四会	8 000 颂	二十九品	十八卷
五会	4 000 颂	二十四品	十卷
六会	2 500 颂	十七品	八卷
七会	800 颂	一分	二卷
八会	400 颂	一分	一卷
九会	300 颂	一分	一卷
十会	300 颂	一分	一卷
十一会	2 000 颂	一分	五卷
十二会	2 000 颂	一分	五卷

十三会	400 颂	一分	一卷
十四会	400 颂	一分	一卷
十五会	800 颂	一分	二卷
十六会	2 500 颂	一分	八卷

按学术界的说法,这十六会《大般若经》,实际上是十六部大乘般若类经典的汇编,每部经典为一会。其中第二会(《二万五千颂般若》)、第四会(《八千颂般若》)和第九会(《金刚般若》)大概成书于公元前一世纪左右,最能表达般若经的基本思想。其他各会则较晚,可能是在以后几个世纪中成书的。

所以,在古印度,这些般若经典本来就是独立的、分别流传的。在玄奘西行求法前,他们早已经由各种不同的途径——单独来华,先后译出,乃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佛教界却说,六百卷《大般若经》是一严密的整体。

相传,佛一生说法是有阶段性的,史称“转五时法轮”:即华严时、鹿苑时、方等时、般若时、法华涅槃时。有一首偈说明佛陀五时说法的过程:“华严最初三七日,阿含十二方等八,二十二年般若谈,法华涅槃共八载”。按天台宗的解释,佛成道后,最初二十一天,说《华严经》,度大菩萨,就是华严时;然后在鹿野苑等处,于十二年中,说小乘《阿含经》,度声闻乘和缘觉乘,即阿含时;再八年,说《维摩》、《胜鬘》、《金光明》等诸大乘经,广谈四教,所有的老百姓都受益,为方等时;接着二十二年,说种种般若经,强调诸法皆空之义,是般若时;最后八年,说《妙法莲华经》,会三乘于一佛乘;法华之后,佛将入灭,乃在拘尸那拉城娑罗双树间,于一日一夜,说《大般涅槃经》,显常乐我净义,昭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乃至断一切善根、没有信仰的“一阐提”人,亦可成佛,这就是法华涅槃时。

而其中的般若时,佛祖又分别在灵鹫峰、给孤独园、他化自在天宫、竹林园四个地方,开十六会,讲完《大般若经》六百卷。我们现代人说的“开会”,就是源于佛教的。因为这十六次会议的时间地点不同,各自有其相对独立性,所以其“会议记录”也就能分开流传。

无论是哪一种解释,事实是,在玄奘译出全部《大般若经》之前,中国已有数十种般若经典独立译出且流传。

与《大般若经》第四、五会相应，世称“小品般若”，按时间顺序计有七译：东汉支娄迦讖（179—189）译《般若道行经》；吴康僧会（东吴赤乌十年（247）来建业）译《吴品经》（已佚）；吴支谦（250 左右）译《大明度经》；西晋竺法护（228? —306?）译《新道行经》（已佚）；东晋祇多蜜译《大智度经》（已佚）；前秦昙摩蜚、竺佛念合译《摩诃般若抄经》；后秦鸠摩罗什（344—413）译《小品般若波罗蜜经》。

与《大般若经》第二会相应部分，世称“大品般若”，到南北朝时先后有三译：西晋无罗叉译《放光般若波罗蜜经》（已佚）；西晋竺法护译《光赞般若波罗蜜经》；后秦鸠摩罗什译《摩诃般若波罗蜜经》。

与《大般若经》第九会相应部分，世称“金刚般若”，玄奘前已有四译：后秦鸠摩罗什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元魏流支（? —527）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陈真谛（499—569）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隋笈多（开皇十年[590]到达瓜州）译《金刚能断般若波罗蜜经》。

另，对中国佛教发生较大影响的，还有与《大般若经》第七会相应的部分，梁曼陀罗仙译《文殊师利所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和梁僧伽婆罗（460—524）译《文殊师利所说般若波罗蜜经》。

下面的简表，乃是现存《大正藏》第八册的部分般若部经典与《大般若经》十六会的对应关系：

第一会	鹫峰山	说四百卷	
第二会	鹫峰山	说七十八卷	《放光般若经》No. 221 《光赞经》No. 222 《摩诃般若波罗蜜经》No. 223
第三会	鹫峰山	说五十九卷	
第四会	鹫峰山	说十八卷	《道行般若经》No. 224 《大明度经》No. 225 《摩诃般若抄经》No. 226
第五会	鹫峰山	说十卷	《佛说佛母宝德藏般若波罗蜜经》No. 228
第六会	鹫峰山	说八卷	《胜天王般若波罗蜜经》No. 231
第七会	给孤独园	说二卷	《文殊师利所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No. 232 《文殊师利所说般若波罗蜜经》No. 233
第八会	给孤独园	说一卷	《佛说濡首菩萨无上清静分卫经》No. 234

第九会 给孤独园 说一卷

罗什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No. 235

流支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No. 236

真谛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No. 237

笈多译《金刚能断般若波罗蜜经》No. 238

义净译《佛说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No. 239

第十会 他化天宮 说一卷

《实相般若波罗蜜经》No. 240

《金刚顶瑜伽理趣般若经》No. 241

《佛说遍照般若波罗蜜经》No. 242

《大乐金刚不空真实三么耶经》No. 234

《佛说最上根本大乐金刚不空三昧大教王经》No. 244

第十一会 给孤独园 说布施(施) 五卷

第十二会 给孤独园 说净戒(戒) 五卷

第十三会 给孤独园 说安忍(忍) 一卷

第十四会 给孤独园 说精进(勤) 二卷

第十五会 鹫峰山 说静虑(定) 二卷

第十六会 竹林园 说般若(慧) 八卷

与其他的般若经典比较,《金刚经》长短适中,经义精粹,得到中国人特别的喜爱,“乃知般若无边,允唯金刚第一”,因而独得宏布,三百年间(自鸠摩罗什至义净三藏),世传六译,论疏注释,号称八百余种。最后深深地融入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中国佛教流传最广的经典,得到“经中之王”之称。

第二讲 《金刚经》的中文译本

第一节 帝王护法——《金刚经》六译之传奇

作为一种宗教信仰,人们信佛,有其深刻的文化原因——民族的、社会的、历史的、政治的、心理的、风俗的……就此而言,任何一个执政者,如果他要想凭借政治的力量消灭佛教,那至多只能得逞于一时,从古代“三武一宗”之教难,到当代的“文革”,都是明证。但反过来,佛教若要真正兴旺,则离不开执政者的支持或推行。弥天释道安(312—385)曾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此之谓也。

《金刚经》之在中国广为传播,历代帝王之护持推动,实为一有力的外因。流通的《金刚经》六种译本,五本在帝王的直接护持下译出,一本则由地方郡守为护法而诞生,这在中国佛教史上,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

一、前秦苻坚、后秦姚兴之于罗什译本

自司马氏结束三国鼎立的局面,建立晋朝,四传五十年后,国势渐弱,以至接下去的十代一百年中,东晋王朝,只能偏安南方;而北方诸胡则先后立十六国,史称“五胡十六国”。其中苻、姚二氏,相继以“秦”为国号,为区别于第一个统一中国的秦始皇嬴政之“嬴秦”,分别称他们为“前秦”或“苻秦”和“后秦”或“姚秦”。

史传鸠摩罗什入华以前,已经“道流西域,名被东国”。前秦苻坚(338—385)建元十五年(379),沙门僧纯、昙充等从龟兹国回来,于苻坚前夸道:“有年少沙门,字鸠摩罗,才大高,明大乘学。”^①同年,僧界领

^① 梁,僧祐《出三藏记集》,《大正藏》第55册, No. 2145, P79。

袖道安入长安，亦数度劝苻坚网罗人才，揽罗什入华。由此因缘，遂有建元十八年（382）苻坚遣大将吕光（338—399）统领雄兵七万西伐之事，据《僧传》，苻坚为吕光于建章宫饯行时，特地关照：

夫帝王应天而治，以子爱苍生为本。岂贪其地而伐之，正以怀道之人故也。朕闻西国有鸠摩罗什，深解法相，善闲阴阳，为后学之宗。朕甚思之。贤哲者，国之大宝。若克龟兹，即驰驿送什。^①

这种发动战争的理由，在历史上真的是很少见的——不是为了国土财物，就是为了要一个“国之大宝”的僧人！

但苻坚却与罗什无缘，吕光于晋太元九年（384）破龟兹，第二年老家的苻坚即被谋杀，吕光回不了家，干脆就占据凉州，做了个草头王。吕光一介武夫，完全不信佛法，当然也不懂得尊重这个“国之大宝”，不但强迫他和龟兹王的女儿结了婚，还时常叫他乘牛和劣马来戏弄他。所以罗什羁留凉州前后一十七年，受尽了种种侮辱和戏弄，根本就谈不上译经弘法了。

直至后秦弘始三年（401），后秦国主姚兴（366—416）破凉州，迎罗什入长安，已经五十七岁的鸠摩罗什，终于碰到了知音，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

魏晋之时，南北朝的帝王信佛者不少。相比之下，又以南方的君主精通佛理者较多，如宋文帝、梁武父子、齐竟陵王萧子良等；而北方则只有姚兴一人，可算通佛法的。而今鸠摩罗什从西域入华，来到中国北方，幸运的是，他遇到的偏偏就是整个北方唯一懂得佛法的君主——姚兴。姚兴对罗什十分敬重，待以国师之礼。宗室显贵如姚旻、姚嵩、姚显、姚泓等，都信奉佛法，尽力维护。

弘始四年（402），姚兴为罗什开辟了逍遥园西明阁译场，开始译经。他更以国主之力，召集了当时长安、洛阳的名僧参加译场，协助罗什工作，其中僧肇、僧睿、道生、道融等人，都是一时俊杰。天假其人，《金刚经》之罗什译本，遂以姚兴为大护法，得以问世。

^① 梁，慧皎《高僧传》，《大正藏》第50册，No. 2059，P331。

二、元魏宣武帝之于流支译本

公元439年,拓跋氏统一北方,初都恒安,后迁洛阳,再迁邺(今河南安阳北),凡十三帝,一百五十五年。史称“后魏”(区别于三国曹魏)或“元魏”(拓跋氏后改姓元)。

元魏自献文帝起,历代君王皆笃信佛教。浸淫日久,至宣武帝元恪(483—515)时,朝廷上下,已信佛成风。宣武帝本人,常在宫中亲讲经论,还喜欢请有名的僧人,一起讲经论道。宣武帝的皇后胡氏(史称胡太后),造永宁大寺,据道宣《续高僧传》描写:

(永宁寺)在宫前阊阖门南御道之东。中有九层浮图,架木为之,举高九十余丈,上有金刹复高十丈。出地千尺,去台百里,已遥见之。初营基日,掘至黄泉,获金像三十二躯,太后以为嘉瑞,奉信法之征也。是以饰制瑰奇,穷世华美。刹表置金宝瓶,容二十五斛,承露金盘一十一重。铁锁角张,盘及锁上皆有金铎,如一石瓮。九级诸角皆悬大铎,上下凡有一百三十枚。其塔四面九闲,六窗三户,皆朱漆扉扇,垂诸金铃,层有五千四百枚,复施金铎铺首。佛事精妙,殫土木之功。绣柱金铺,惊骇心目。高风永夜,铃铎和鸣。铿锵之音,闻十余里。北有正殿,形拟太极,中诸像设金玉绣作,工巧绮丽,冠绝当世。僧房周接,千有余闲。台观星罗,参差闲出。雕饰朱紫,绩以丹青。栝柏桢松,异草丛集。院墙周匝,皆施椽瓦。正南三门,楼开三道三重,去地二百余尺,状若天门。赫奕华丽,挟门列四力士四师子,饰以金玉,庄严灿烂。东西两门,例皆如此。^①

以至中国禅宗初祖菩提达摩赞叹不已——

永宁寺,熙平元年太后胡氏所立也……殫土木之功,穷造形之巧,佛事精妙,不可思议……时有西域沙门菩提达摩者,波斯国胡

^① 唐,道宣《续高僧传》,《大正藏》第50册, No. 2060, P428。

人也，起自荒裔，来游中土；见金盘炫日，光照云表，宝铎含风，响出天外，歌咏赞叹，实是精功，自云：“年一百五十岁，历涉诸国，靡不周遍；而此寺精丽，阎浮所无也。极佛境界，亦未有此。”口唱南无，合掌连日。^①

这样一座宏伟庄丽、举世无双的大寺，谁人有福驻锡住持呢？不是别人，正是《金刚经》之第二个译主——菩提流支！

菩提流支，汉名觉希，北天竺人。遍通三藏，妙入总持，志在弘法，广流视听。以北魏永平之岁（508）至洛阳。宣武帝下敕，入住永宁大寺。当时永宁寺中供有七百梵僧，宣武帝敕以流支为“译经元匠”——领导永宁寺的译经大业。

不光是物质上的支持，更重要的是，宣武帝对译经事业非常之热心认真！

当流支创翻《十地经论》时，宣武帝亲自担任“笔受”一职，即做中文记录工作，他记下译文，然后才交给沙门僧辩等人，作最后的润色讫。《续僧传》称赞他说：“佛法隆盛，英俊蔚然，相从传授，孜孜如也。”^②

又，继菩提流支之后，天竺大德勒那摩提和佛陀扇多相继入魏——

帝以弘法之盛，略叙曲烦。敕三处各翻论乃参校，其闲隐没互有不同，致有文旨，时兼异缀，后人合之共成通部。^③

同一本经，请三位专家分头翻译，然后再互相对比校对，最后合成一本，真可谓精益求精！正因宣武帝如此精心护持，菩提流支能全心译经，始从洛阳宣武帝永平元年，终至邺都孝靖帝天平二年，前后近三十年。所出经论，共三十九部，一百二十七卷。菩提流支成为北道地论师之祖，而他所译的《金刚经》，也流传百世。

① 魏，杨炫之《洛阳伽蓝记》，《大正藏》第51册，No. 2092，P1000。

② 唐，道宣《续高僧传》，《大正藏》第50册，No. 2060，P428。

③ 唐，道宣《续高僧传》，《大正藏》第50册，No. 2060，P428。

三、陈梁安太守王方奢之于真谛译本

真谛三藏，西天竺优禅尼国人，梵名拘那罗陀，或波罗末陀，译云真谛。法师之学，为印度佛教史上大名鼎鼎的世亲菩萨的嫡传。梁武帝（465—549）中大同元年（546）携带经论来华，在中国南海（今广州）登陆，两年后（武帝太清二年秋）到梁都建业（今南京）。“佛心天子”梁武帝躬申顶礼，供奉于宝云殿，准备设立译场，传译经典。可惜时运不济，第二年即遇侯景之乱，武帝被叛军围困，饿死于太极殿，真谛也开始了数十年的漂泊生涯。

据日人宇井伯寿（1882—1963）之《真谛传研究》，近人苏公望《真谛翻译及事迹考》，梁太清三年（549）至陈太建元年（569），真谛三藏自52岁到71岁，整整二十二年，一直在南方流离：

梁太清三年（549）——自建业入东土，后到富春。

梁大宝三年（552）——还建业，住金陵正观寺。

梁承圣三年（554）——去九江；再至豫章（今南昌），住宝田寺；又往新吴美业寺；继而再迁始兴（今广东韶关西）。

陈永定三年（559）——数年间，三藏在豫章、始兴、南康（今江西赣州西）、临川等处，“随方翻译，栖遑靡托”（《续高僧传》语）。最后停南越（即晋安），准备去梭伽修国（在今斯里兰卡）。

陈天嘉二年（561）——泛小舶至梁安（今泉州），欲返西国。梁安太守王方奢为造建造寺，请留。

陈天嘉三年（562）——泛舟西行，欲返天竺，却因风飘抵广州。广州刺史欧阳颙、欧阳纥父子，奉请三藏为菩萨戒师，尽弟子礼，延请三藏住于制旨寺。真谛见西归无望，遂于广州译经，直至往生。

可以想象，以三藏之高龄，恰遇中国南方变乱，于异国他乡流离转徙，其心情是何等的郁抑！所以法师屡欲西归，当西返无望，几至于自杀！